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固位門

漢劉勝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延熹九年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固位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一

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晉張華不肯遜位以避災

末康元年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閻纘謂張華不早遜位避誅

趙王倫陰與孫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頴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王衍恃兄第居中。外爲三窟。

永嘉元年。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宋何尚之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

唐魏元忠與時俯仰

神龍二年。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

固位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二

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李林甫專寵固位

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明皇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偷安門

吳主問漢政得失

魏景元二年。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東晉陶侃笑王導遵養時賊

咸和五年。郭默斬劉胤。傳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陶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偷安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四  
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避事門

晉琅邪王參佐多避事

建興元年琅邪王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頴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

齊謝朓令弟淪飲酒勿豫人事

建武元年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楊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

避事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

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唐張茂和以淮西之行辭裴度

元和十二年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嘗以膽畧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憲宗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乃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

怨望門

東晉桓玄每怏怏於失職

太元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殷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

怨望門

通鑑終類卷十七

六

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

宋王僧達怏怏不得志

大明二年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阼擢爲僕射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旣耻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武帝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武帝因誣僧達與闍通謀收付廷尉賜死

顏竣對親舊有怨言

三年冬楊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武帝恩待猶厚竣

時對親舊有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武帝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全命。武帝益怒。詔荅曰。卿訕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武帝遂誣竣與誕通謀。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

### 齊江謐以不遷官怨望誹謗

建元四年。吏部尚書江謐。性諂躁。太祖殂。謐恨不豫顧命。武帝卽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疑。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武帝知之。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惡。賜死。

怨望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七

### 北魏裴植以不高遷常怏怏

梁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群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

### 北周賀若敦對臺使出怨言

陳天嘉六年。周以函谷關城爲通洛防。以賀若敦爲中州刺



史鎮函谷。敦恃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 隋賀若弼以怨望坐免官

開皇十二年。以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文帝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

怨望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八

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文帝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文帝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文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 賀若弼恃平陳之功。要索不已

二十年。賀若弼復坐事下獄。文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旣而釋之。佗日文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

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頗。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唐劉文靜以功高有觖望之心

武德二年。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爲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高祖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寂言於高祖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高祖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侯君集怨望有異志

貞觀十七年。以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然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曰。卿與君

集皆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汝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李敬業等各以失職怨望

光宅元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皆坐事遭貶。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楊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楊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楊州大都督。以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弑姊屠兄。殺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劉幽求就閑職有怨望語

開元二年。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明皇。

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遂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

### 朱泚等皆以失職謀作亂

建中四年。涇原兵亂。德宗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倉猝未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將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

### 蜀王宗佶以罷相怨望

後梁開平元年。蜀太師王宗佶旣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啓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倘以時方艱難。宗懿冲幼。臣安敢

持謙不當重專。陛下旣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宗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南唐宋齊丘以罷職憤邑尤甚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唐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旣而陳覺被踈。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怨望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二

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私怨門

漢光武謂兩虎安得私鬪

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弟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閻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光武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東晉陶侃怨庾亮不欲赴國難

咸和三年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谷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愨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

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卽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鈺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

### 劉裕憾刁達德王謚

元興三年。初劉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謚獨竒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達搏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柳。謚見之。責達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達。而德謚。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謚爲公。刁達亡族。疇恩報怨。何其狹哉。

私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四

### 唐李晟表張延賞過惡

貞元元年。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德宗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德宗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 德宗使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二年。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德宗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表請削髮爲僧。德宗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德宗命滉與劉玄

佐諭吉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李吉甫後與陸贄爲深交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旣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爲憂。而吉甫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爲深交。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

私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五

三五七



改行門

晉周處砥節勵行

泰始十年。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改行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六

臣光

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唐魏元忠捧制感泣

神龍元年。天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中宗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天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鍾傳以少時暴虎戒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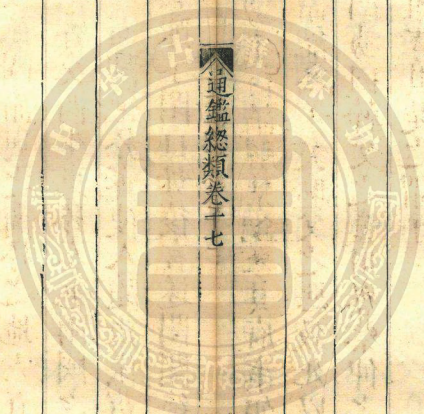
天復元年。江西節度使鍾傳。少時嘗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

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改行門

通鑑總類卷二十七

十七



臣士或毋貴於精於政吾暴虎也  
臣士或毋貴於精於政吾暴虎也  
臣士或毋貴於精於政吾暴虎也

變詐門

秦張儀誣獻地以絕齊楚之從

周赧王二年。秦惠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說而許之。陳軫獨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變詐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八

隨張儀至秦。使勇士宋遺併宋之符。北罵齊宣王。宣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戰于丹陽。楚師大敗。

魏劉曄善伺上意以求合

太和六年。侍中劉曄爲明帝所親重。明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明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明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明帝論伐蜀事。暨切諫。明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明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明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明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明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

變詐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九

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明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高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

良馬。東魏靜帝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隋文帝謂盧賁及覆不可用

開皇十四年。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除名。文帝後復

變詐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二十

四百五十五

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文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謀大逆。譯爲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弃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唐封德彝議事數變

武德九年。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爲中書令。及太宗卽位。瑀爲左僕射。德彝爲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

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彛。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 憲宗遣中使給王弁

元和十四年。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柵械。乘驢入關。署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

變許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一

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旣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臣光曰。

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

得聞。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後唐王晏球譏王都挾小數

天成三年。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明宗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承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漢公孫弘多詐無情實

元光五年。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武帝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武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武帝然弘言。益厚遇之。

汲黯謂公孫弘爲布被飾詐

元朔三年。公孫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武帝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武帝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張湯舞智以御人

張湯爲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武帝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武帝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 狄山謂張湯乃詐忠

元狩四年。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武帝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武帝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武帝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女詐聞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四

### 王莽匿情求名

永始元年。封王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愆。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曰。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 吳刁玄詐增讖文

晉泰始七年。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

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 唐安祿山傾巧善事人

開元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明皇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明皇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明皇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

天寶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

姦詐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二十五

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詔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賤表者。駱谷卽爲代作。通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明皇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明皇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明皇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明皇以爲信然。益愛之。明皇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明皇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明皇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

而後父明皇大悅

女姦詐問

道鑑總類卷十七

三十一

而後父明皇大悅

姦邪門

漢弘恭石顯共傾蕭望之等

初元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

姦邪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二十七

裏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公明通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退許史狀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元帝召堪更生曰繫獄

元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元帝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 恭顯以術殺望之

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

姦邪門

通鑑經類卷十七

二八

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元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元帝乃可其奏。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元帝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元帝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

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

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劉更生上書辨正邪

未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賢不肖渾散。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元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元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元帝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元帝於是疑之。

姦邪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三

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元帝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弃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石顯誣張猛令自殺

永光四年。日有食之。元帝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瘡。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京房指石顯以曉元帝

建昭二年。京房嘗宴見問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元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元帝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元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姦邪門

通鑑經類卷十七

三十一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元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蠹。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元帝曰。亦極亂耳。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元帝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事者。是矣。房指謂石顯。元帝亦知之。謂房曰。已



論房罷出。後元帝亦不能退顯也。

石顯薦貢禹以自解免。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隕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

姦邪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三十二

矣。平直真實者。正之王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孔融謂馬日磾曲媚姦臣

建安二年。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唐李義府請立武昭儀爲后

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无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高宗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

### 李林甫深結宦官爲內援

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 李林甫知上指請幸西京

二十四年。先是敕以來年二月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明皇召宰相卽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明皇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卽日西行。明皇悅。從之。

### 元載結內侍以探上意

廣德元年。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

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代宗以是愈愛之。

### 盧杞欲出顏真卿於外

建中三年。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 李懷光爲姦臣所排不得入朝

四年。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贇。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珣趙贇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

姦邪門

通鑑總類卷七

三十四

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珣贇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 陸贄極論裴延齡姦邪

貞元十年。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 裴度極陳元稹姦蠹之狀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

姦邪門

通鑑經類卷十七

三十五

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懼。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已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

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乎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  
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穆宗雖不悅。  
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郎。

傾險門

蜀漢諸葛亮謂李平腹中有鱗甲

魏大和五年。漢諸葛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方正者。李平也。

唐李義府笑中有刀

永徽六年。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傾險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三十七

三頁七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明皇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潛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林甫使裴敦復速奏裴寬

三載。戶部尚書裴寬。素爲明皇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明皇。寬坐貶睢陽太守。

李林甫使楊慎矜發韋堅等事

五載。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

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明皇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明皇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已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明皇。乘間微勸明皇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

傾險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二十八

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明皇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仇士良惡李德裕欲激軍士爲變

會昌二年。武宗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武宗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乞開延英自訴。武宗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吳周廷望密輸款於徐知誥

後唐天成四年。吳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猜忌門

宋明帝多忌諱

泰始七年。初明帝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字為馭。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剝斫者。

隋煬帝忌楊素常恐不死

大業二年。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煬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煬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吏活邪。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唐陸贄請明辨蕭復見疑之狀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諸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德宗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

猜忌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四十一

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德宗亦竟不復辨也。

陸贄諫德宗猜慮言盜者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

猜忌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四十一

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以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路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

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讐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德宗猜忌不委任臣下

貞元十年。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贊上

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旣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德宗不聽。

放縱門

魏竹林七賢輕蔑禮法

景元三年。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

放縱門

道鑑總類卷十七

四三

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目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晉王戎等皆以遊放爲達

元康七年。王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放。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王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爾。

宋謝靈運恃才放逸故及禍

元嘉十年。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顓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文帝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

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文帝愛其才。欲免官而巳。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徒兒。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蜀李肇見蜀主不拜

後唐清泰元年。蜀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王卽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蜀主不拜。張公鐸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貪鄙門

後漢張允家貲萬計性鄙吝

乾祐三年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後周郭彥欽擾野雞族以求賂

廣順二年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太祖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貪鄙門

通鑑總類卷二十七

四七

廣順二年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太祖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乾祐三年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饋遺門

晉杜預餉遺洛中貴要

太康元年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唐陸贄拒絕諸道饋遺

貞元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鞋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消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饋遺門

道鑑總類卷十七

聖七

李德裕厚贈監軍得柄用

開成五年。初李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御之一。且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後周曹彬使吳越不受饋遺

顯德五年。命西上閣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徽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反。不受饋遺。



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讀遺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四八

賂遺門

唐陳少遊以納賄得爲觀察使

大曆元年。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少遊爲吏強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旣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崔旰厚歛以賂權貴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

賂遺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四九

牛僧孺不受韓弘錢得入相

長慶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樞孫紹宗嗣。王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穆宗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播以貢獻得爲相

大和元年。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方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文宗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後唐表象先偏賂權貴

同光元年。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莊宗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

### 溫韜厚賂權貴得還鎮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莊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 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

二年。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

賂遣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王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失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 諸方鎮刺史先賂劉延朗後議貢獻

清泰二年。以房嵩充樞密使。劉延朗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居中用事。嵩雖爲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嵩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嵩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廷。由是諸將帥皆怨憤。潞王不能察。

馬全節不與劉延朗求賂

潞王嘉馬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群議沸騰。潞王聞之。以全節爲橫海留後。

閩余廷英獻買宴錢

後晉天福七年。閩王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後漢侯益厚賂執政

乾祐元年。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欺罔門

漢上官桀詐爲燕王書奏霍光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旣尊盛。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於是桀安父子深怨霍光。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桀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欺罔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一

畫室中不入。昭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昭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昭帝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是時昭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昭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裴延齡虛張名數惑德宗

貞元九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買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欺罔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五

陸贄數裴延齡誣罔之罪

十年。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無疑。德宗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

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曰。陳其不可用。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檢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 李師望誣奏置定邊軍

咸通元年。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 南唐馮延巳浮誕不可信

後周顯德五年。唐王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王。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同平章事馮延巳。罷

爲太子太傅。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亾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



不忠門

梁武帝責沈約非忠臣

天監十二年。武帝有憾於張稷。從容與沈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武帝以爲約與稷昏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武帝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武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武帝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唐肅宗以六等定陷賊之罪

至德二載。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

不忠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六

死。肅宗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誣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肅宗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群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肅宗甚悔之。

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

興元元年。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德宗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

陳少遊上表於李希烈

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

蘇循揚言曆數有歸

天祐二年。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

楊凝式勸其父辭傳國使

不忠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七

後梁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張文蔚爲冊使。楊涉爲押傳國寶使。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敬翔謂蘇循賣國求利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爲相。太祖薄其爲人。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太祖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蘇循復稱臣於晉王

龍德元年。晉王旣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李振說敬翔朝新君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亾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不忠門。  
通鑑總類卷七十一  
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亾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後梁段凝出入公卿間無愧色

梁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莊宗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齧其面。扶其心。

吳李德誠勸吳王行冊命

後晉天福元年。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

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吳王令謀力勸徐誥受禪

二年。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

馮道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後周顯德元年。太師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

不忠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九

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溫。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徃徃以德量推之。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

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

不忠門

通鑑綱目卷十七

六十一

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亾。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亾。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亾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典亾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

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世宗不以公忠待張美

二年。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都虞侯。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世宗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不忠門

通鑑稔類卷十七

六十一

附麗門

魏何晏等朋附曹爽

正始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

元嘉十七年。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文帝所重。履性進利。深結彭城王義康。及劉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文帝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王簿。江湛。早能自踈。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唐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張說欲取立后功以圖入相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

李輔國引元載爲相

寶應元年。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肅宗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附麗門

道鑑總類卷十七

六十三

王叔文與王伾相依附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轉相交結

未貞元年。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順宗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

附麗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李吉甫

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闖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

元和三年。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李涉疏稱吐突承瓘有功

六年。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憲宗於吐突承瓘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瓘有功。久委心腹。不宜遽弃。知匭使孔戣

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戮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貶涉峽州司倉。

元稹與監軍善得知制誥

十五年。初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詩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李仲言附李逢吉得擢用

大和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

附麗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五

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文宗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

舒元興爲李訓彈擊得入相

九年。以御史中丞舒元興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

輿爲中丞。凡李訓鄭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 馬植與馬元贇交通

大中四年。以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宣宗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姓。宣宗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侁。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贇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 樂朋龜張濬拜田令孜

附麗門  
道鑑總類卷十七  
五十六  
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旣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 南唐馮延巳與宋齊丘相交結

後晉天福八年。唐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

如公。然王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

### 馮延巳等皆依附陳覺

初唐王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王亦以覺爲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後有立力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王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岑旣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 後漢郭威焚李守貞與朝臣交通書

乾祐二年。郭威克河中。閱李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協謀門

東晉孔嚴勸殷浩穆然無間

永和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謝安王彪之共掌朝政

寧康元年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劉裕託劉穆之以腹心

協謀門

通鑑總類卷七

宋

元興三年劉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朋黨門

漢竇武上疏申理黨人

末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馮皓。苑康。楊喬。詔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

朋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六十九

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餼。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書奏。霍諝亦爲表請。桓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桓帝以天時宜赦。遂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

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 曹節奏李膺等鉤黨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彗。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晷。死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丘陽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

朋黨門

通鑑卷第七

七

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爲八尉。尉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疾覽怨張儉。尤其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弃。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判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彗。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靈帝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靈帝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靈帝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靈帝乃可其奏。

范滂齊名李杜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羗。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賈充與荀顗等爲黨友。

泰始七年。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武帝。充爲人巧譖。與荀顗荀勗馮統。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武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任愷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武帝以愷爲太子少傅。會樹機能。寇亂秦雍。武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愷因薦充。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患之。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勗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子乎。統亦然之。荀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武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賈充任愷各有所附爲朋黨

八年。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武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武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旣而充愷以武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賈謐二十四友

元康元年。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珍、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東晉殷浩以荀羨王羲之爲羽翼

永和四年。桓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楊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寔相疑貳。浩以荀羨、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唐崔隱甫張說各爲朋黨

開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明皇惡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待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代宗貶元載之黨

大曆十二年。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元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代宗初欲盡

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 李絳對憲宗朋黨之問

元和八年。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亾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 裴度以小人爲徒謂之朋黨

十三年。憲宗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 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稹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

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 李逢吉之黨奏貶李紳

四年。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

朋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七十五

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王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

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時人目李逢吉黨爲八關十六子

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盧。劉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元年。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敬宗數遣使

册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七五

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李宗閔排擯李德裕之黨

大和四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文宗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李宗閔百方沮李德裕

六年。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文宗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憂色。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

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

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文宗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第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朋黨門。通鑑總類卷十七 七七  
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 文宗復言朋黨

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文宗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 文宗每歎去朝中朋黨難

八年。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相容。其難矣。

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螬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鄭注貶逐二李之黨無虛日

九年。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

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貶元裕閬州刺史。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惴惴。文宗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勸文宗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鄭覃與楊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

開成三年。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文宗。文宗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曷以朋黨見。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楊嗣復曰。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文宗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朋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七九

### 李德裕請辨群臣之邪正

黨。文宗曰。與一州無傷。遂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五年。初。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



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武宗嘉納之。

### 南唐宋齊丘多樹朋黨以固朝權

後周顯德五年。初唐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禎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王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王宜避位禳災。唐王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

朋黨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八十一

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

問

立異門

北魏盧玄止崔浩創制立事

宋元嘉八年。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盧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立異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十一

